

夺 印

· 亢 夫 口 述 曼 华 整 理 ·



故事会小丛书

范一辛图



統一書號 T10077·988

定價(四)0.07元

《故事會》小叢書

奪

印

亢
曼

夫
華

口
整

述
理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號

1964年4月第1版

196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50,000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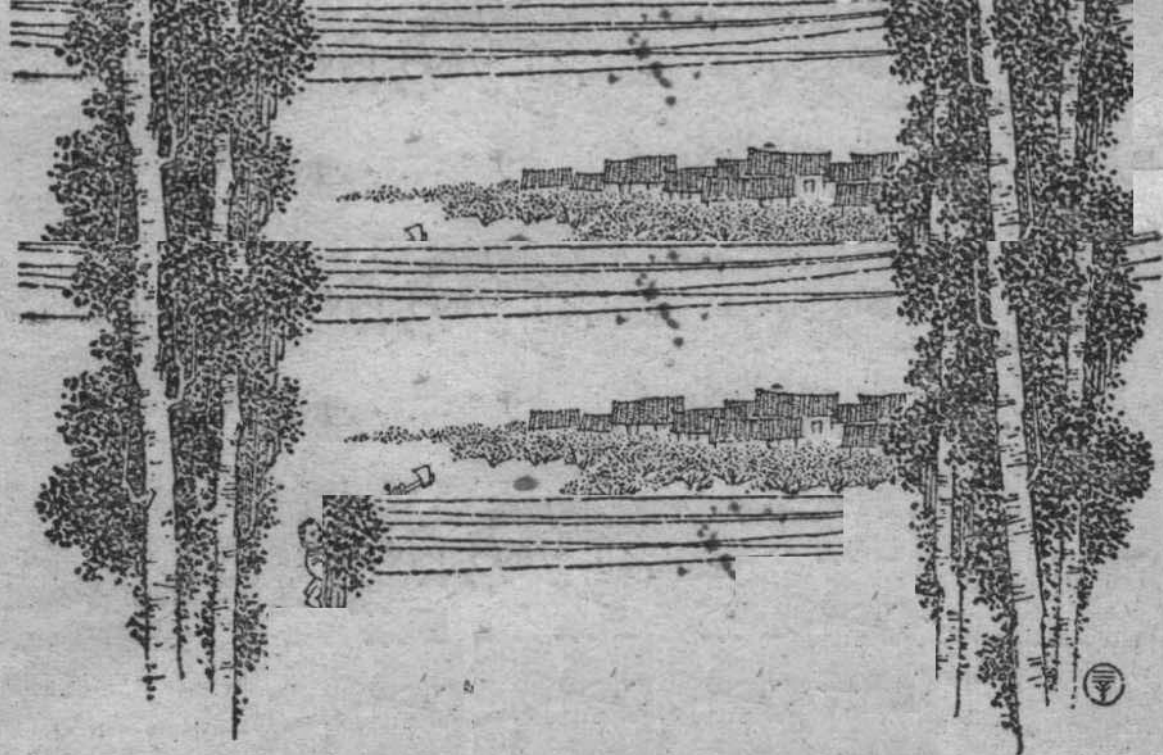
開本850×1156毫米1/64

印張3/4

· 字數18,000

洪興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

一 病 根

“夺印”就是夺印把子，夺领导权。

现在要讲的故事，发生在一九六〇年春天。那个时候，苏北里下河地区有一个生产大队，它的印把子落到地主阶级手里去了。整个公社就算这个大队搞得糟，别个大队都超产，独有它减产；别个大队的社员生活有提高，生产劲头十足，独有这个大队的社员生活有困难，生产情绪低落。

这个大队叫小陈庄生产大队，姓陈的特别多。大队长是共产党员陈广清。既然如此，怎么又说印把子落到了地主阶级手里呢？原来抓实权的并

不是陈广清，倒是大队委员陈景宜。

陈景宜，原先做过恶霸地主的狗腿子，年纪五十开外，两条倒挂眉毛，一双老鼠眼睛：“想我过去多自由，做了财主好帮手；凡事手上过，粗粮也能榨出油。后来头顶换日头，合作化，公社化，我的日子不好过！幸亏见风来转舵，假装积极，事事跑前头；队里实权一把抓，骗得大红伞一顶遮日头。有心搞垮共产党，无风掀起大浪头。”这就是陈景宜心里常念的经，他真是个头顶长疮，脚底流脓，坏透了的坏蛋。

为啥陈景宜要说“队里实权一把抓”？喏，管钱、管账的会计是陈景宜的狗腿子陈广西，管谷、管粮的仓库管理员是陈景宜的老婆烂菜花。三个人同流合污，把大队的领导权抓在手里，死命朝回头路上跑，千方百计地想达到他们几个人发财致富、多数人受穷受苦的目的；贪污盗窃，投机倒把，什么坏事都做过。别的不说，光队里的存粮，就几乎被他们偷了个精光，只剩下三千多斤稻谷是留着下种的。他们为啥不干脆把稻种也偷了呢？不行。

稻种缺了，庄稼种不成，队里没有收成，陈景宜以后也就没有油水可捞了；况且社员没有吃了，也不会放过他们掌印把子的。陈景宜偷粮，面子上倒做得光滑，总说是照顾社员困难，把存粮分给社员，分一次，他就趁机捞一把，因此社员到手的少，被他偷去的多，只要在账上兜个圈子，就算全部分到社员头上去了。俗话说得好：“肥了虱子瘦了牛”，生产队有了这些坏蛋掌权，社员怎么过得好，生产哪里来劲呢？

“大红伞”是啥？就是大队长陈广清。陈广清不是不晓得陈景宜的历史，不过陈景宜是族长，落后群众还要看他的面色办事。陈景宜的“做工”也实在好，装得好积极！他第一次跟人见面，总欢喜摸摸那条瘸腿：“不是那年我摸黑去修水堤，这条腿也不会跌坏了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大家的事嘛！”碰到陈广清是一个立场不稳的人，给陈景宜大队长长，大队长短，三句好话一捧，又是酒呀，肉呀的朝他嘴里一塞，他就变得醉醺醺，昏沉沉，只当陈景宜这个老贼进步快，改造好了。再加广清

的女人春梅貪吃懶做，又是老賊的什么干亲家的干女儿，老賊就借这一点点关系，送粮食、送衣料給春梅，还給了她一个“队长奶奶”的封号，把春梅弄得輕飘飘的，在群众面前大摆“队长奶奶”的架子，蕩着两只手不肯出工，在广清耳朵旁边光說老阿叔怎样怎样好。所以广清做了党的干部却只听陈景宜的話，逢事欢喜跟老賊商量，还推他当了大队委員，甘心情愿当老賊的俘虏。老賊也就捧住陈广清不放，正好撑起这頂大紅伞遮住太阳，大做其坏事。

陈景宜既然大权在握，又有陈广清这頂大紅伞撑着，小陈庄只有他点了头才算。不过，今天他忽然有点两样，一个人坐在屋里想心事。想啥心事？原来他听陈广清說，公社要派先进大队——紅旗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何文进到小陈庄当支部书记，再隔两天就要来了。何文进，我听见过，紅旗生产大队周围一带沒有人不說他个“好”字，貧农就欢喜找他，队里又年年增产。凭他这一些，就是我陈景宜的冤家对头了，现在竟然要来領導

小陈庄，搶我的印把子！好，一家只容一主，一庙只拜一神，有你沒有我，有我沒有你。想断我的后路，办不到！

二 設 計

陈景宜想出了一条錦囊妙計。啥妙計？偷稻种！现在就要落谷下种了，沒有稻种，看何文进怎么办！当天他就布置好，同陈會計、烂菜花从仓库里偷了三千斤稻种出来，連夜在仓库旁边的小河里装船，叫陈友才搖到西面黑魚嘴附近的芦葦塘里藏起来，准备第二天晚上再叫陈友才搖出去卖；黑魚嘴的芦葦塘很大，芦葦长得又密又高，船藏在里面相当保险，沒有人注意。老贼一面又对大队长陈广清讲，社員口粮不够，开个領粮的条子，把稻种分一点給他們，也好发动社員的积极性。陈广清居然答应，把領粮的条子也开了出去。等到何文进来，問：“稻种呢？”“沒有了。”“哪里去的？”“社員分掉了。”何文进只好朝社員看看。但是要

种沒有种，看你的屁股还能不能在小陈庄的板凳上坐下去！何文进一垮台，呵呵，印把子当然还在我陈景宜手里！你们看，陈景宜的手段毒辣不毒辣。

不过，陈景宜这老贼光用这一手还嫌不够。他馬上叫陈广西写了許多“欢迎何书记”的标语，在庄里庄外贴了起来，紅紅綠綠的倒蛮熱鬧。第二天一早，老贼关照老婆：“菜花，预备好一只床鋪，等姓何的来了，留他住在此地。”“哦。”烂菜花答应了一声說，“頂好拣条大紅緞子的被头，怎么样？”老贼赶快搖手：“不，不，先拣条布被面的，等到他肯躺下来，再把大紅緞子的加上去。”“对，对，这叫先盖布后盖緞，一步好一步。”烂菜花实在佩服老贼的心思。老贼又关照：“后天，你打早到街上去买点小菜，买点老酒，先弄弄好。等姓何的一来，我油油他的嘴。”烂菜花說：“晓得了。不过，景宜，听說姓何的跟广清不同，要是他不肯上釣呢？”“哎，做了再說嘛。反正甜的、辣的都有，听姓何的拣。只要他是条吃食的魚，就不怕他不上我的釣；他一

上我的鈎啊，嘿嘿，紅燒、清燉、魚塊、魚片就得听我姓陈的摆布了。”老賊再一想，又对烂菜花說：“好吧，你干脆做得道地点，后天买了小菜、老酒回来，要打庄前走，有人問你，就說我替何書記接风，說得越响越好，好叫大家都听见。”啥意思？老賊是要給群众看看，何文进也是跟我陈景宜在一条跳板上的喏，群众就不敢对何文进說真心話。

陈景宜昨天忙了一夜，今天打早又布置了一番，心里蛮得意，只要今天社員把稻种一領，夜里把一船稻种朝外一运，就等何文进来上圈套了。老賊一夜沒有睡，现在倒觉得困累了，就朝床上一橫。哪里晓得眼皮刚合上，會計陈广西冲进来說：“老阿叔，不好了，何文进今天一早就来了，怎么办？”“啥？不是說要后天才来的嗎？怎么今天就来了？”“是啊！何文进一来，还关照仓库里的东西不准动，不管領啥，都要經過批准。”

坏了！陈景宜想，何文进的确有点厉害，走到我前头去了。社員沒有領粮，要是何文进一查賬，問：“还有三千斤稻种哪里去了呢？”这不是糟了

嗎？老賊賊眼骨碌碌一轉，想到了一個人。啥人？胡素芳。

胡素芳是小陳莊的女共產黨員，陳景宜一向當她眼中釘。陳景宜想，這次公社派何文進來，一定跟胡素芳有關係。不是她把小陳莊的情況反映給公社，公社怎麼會突然派個人來？何文進要來，最高興的也是胡素芳，昨天還看見她跟一些社員在噉噉喳喳，不知道講些什麼？大概想要我的好看了。好，我這三千斤稻種的文章就做在胡素芳身上，叫她有嘴難開，只好當個燈草拐棒，沒有用場。陳景宜想到這裡，眼睛朝陳會計看看，上去跟陳會計咬了一陣耳朵，最後又說：“友才這家伙你要注意。‘船底不漏針，漏針無外人’，只有他知道我們的底，一本賬都在他肚里。那姓何的就會做窮人的工作，要是友才給姓何的拉了過去，那就更不好辦。”說完，裝了一袋米，摸出十塊錢交給陳廣西立刻送去。

友才是啥等樣人？友才也姓陳，四十歲，貧農成份，是隊里的搖船能手。他過去吃夠了地主的

苦头，解放以后，表现很好，参加土改很积极。但是后来不同了，一天到晚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。啥道理呢？因为身体不好，以前给地主打伤了背脊骨，每逢天气不好，或者多做一点活，就要隐隐作痛，所以经常不能出工，只是靠老婆做一点工分，不够用，生活当然困难。队长陈广清不了解情况，一直说他思想落后，贪吃懒做。陈景宜的贼眼厉害，看中了陈友才，经常叫陈会计去给他一点好处。

有一次，陈会计说：“友才，队里有船谷，要你摇到公社里去。”“好。”友才就去了。可是船摇到半路，会计突然关照停船，把谷卖了，还对友才说：“这是景宜老阿叔关照的，你不许说出去。不这样，老阿叔哪里来许多钱接济你！”友才懊恼啊，上了这个大当！但是，“吃了人家的，嘴软；拿了人家的，手短”，就是说出去，人家也只以为我跟陈景宜他们穿一条裤子的，要不，你怎么吃陈景宜的粮食，花陈景宜的钱！唉，我就是有一千张嘴巴也讲不清楚，倒尽了长江的水也刷不干净。从此，陈友才

就更加悶悶不樂，精神越來越壞。可恨陳廣西昨天又來逼他去把一船稻種搖到黑魚嘴，還叫他今天晚上再把船搖出去。友才想推，推不掉，但是再去替陳景宜做這種事，也太對不住大家了，沒有辦法，此刻只有坐在堂屋里，低著頭嘆氣。友才嫂問：“友才，你有啥心事呀？”友才不响。友才嫂又問：“友才，你倒說呀，成天悶聲不响，我真替你難過。”友才搖搖頭：“唉，你多問點啥！總是我上了當，吃了虧的不是。給人家知道了，我還有啥面孔蹲在小陳庄！唉！”友才嫂趕緊問：“上了啥人的當，吃了啥個虧？”問了幾遍，友才死也不肯說。友才嫂沒有辦法，只得拿了鋤頭出工去了。

友才剛要立起來關門，一個人踏了進來，還背了一袋米。友才一看，心里“別”的一跳。为啥？會計又來了。“友才，老阿叔作主，叫我替隊里送來一袋米、十塊錢，給你看病。”“不，不，我不要，不要……”但是會計已經踏進里房，把米袋一放，出來又把一疊鈔票朝友才袋里塞：“自己人嘛，還客氣點啥。”“不，不……”友才想，這哪里是給我看

病，簡直是叫我吃蜜糖砒霜。但是陳會計力氣大，友才推不過他，只好把鈔票捏在手里。

“友才，”會計坐近友才說，“何文進來當支部書記，你曉得嗎？今天已經來了。他要來問你稻種的事，你不要怕。這件事除掉老阿叔，只有你知我知，你只要一問三不知，何文進再凶也沒有辦法。”“唉！”友才說，“老阿叔何必這樣做呢？大家都沒有好處。”“啥，你後悔了？你不肯封口，那我們就先說出去。昨天這一船稻種不也是你搖到黑魚嘴去的！哼！”

“哎呀……”友才一頓腳，恨啊，但是“船到江心難補漏，馬行夾道難回頭”，有啥辦法呢？“友才，”會計笑笑說，“出了事，老阿叔是幹部，何文進也是幹部，況且廣清是大隊長，官官相護，難不倒我們，倒是你啥都不是，何文進正好拿你開刀，不會放你過門！”會計看友才的兩條腿抖得象在搖鈴，轉了口風說：“你也不要着急，姓陳的手臂不會向外彎，你不說就沒有你的事，姓何的在此地也不會長。”會計站起來要走，忽然眼睛一轉，牆角小

凳子上有一只米袋，露出了一个“胡”字。抖开一看，有三个墨笔字——胡素芳。會計朝友才看看：“素芳来过？”友才不响。會計想，好极，这只米袋能派大用场，赶紧把米袋一掰，一面走，一面說：“这只米袋我拿去用用，我那只慢慢出清好了。”友才要想把米和錢还給會計，會計一溜烟走远了。

三 进 庄

友才給會計一吓，一急，一气，只觉得头昏目晕，胸口难过，咳了一陣又一陣，只得到里房去躺一躺。友才嫂收工回来了，看见友才就說：“友才，新来的支部書記老何同志問你身体好些沒有？明天他要来看你。”友才听女人提到何文进，心里就“別”的一跳，赶紧問：“他怎么认得我的？做啥要来看我？他还說点啥？”友才嫂看他这样慌张，有点奇怪，就問：“友才，听到老何要来，你怎么有点吓？老何对人和和气气的，看见我就問你的病，你怕啥？队里都在称贊新来的支部書記好，說他第一

天来就把队里的事頂在头上，带头去开缺口排水。”友才不响。过了一会，友才对老婆說：“明天支部書記来調查，你只說我睡着了，千万不要叫他进里房。”友才嫂不懂：“調查？調查啥？”友才不耐煩了：“你多問点啥！明天你只要記住我睡着了就是。”友才嫂晓得男人有股子悶劲，問也不肯說，只得“嗯”地答应了一声。不过心里也替友才有点担忧，說不定老何真是来調查啥事体的，所以友才怕他。

何文进为啥要来看友才？为啥要提早来小陈庄呢？

何文进本来倒是准备后天才到小陈庄来的，紅旗生产队还有一些事体要料理。但是何文进跟公社党委一研究，这消息如果給陈景宜知道了，就会趁这个空档搗鬼，而且仓库在他手里，最容易出毛病，还是趁早去，給他个措手不及。何文进一早来到小陈庄，看见麦子发黄，田里都是杂草，但是牆上門前的欢迎标語倒貼了不少。何文进心里在冷笑，想小陈庄出工的人手少，貼标語的人手多，

可见得陈景宜会变戏法，我得提高警惕。所以一到小陈庄，立刻跟大队长陈广清商量，关照仓库里的东西一律不准随便动用。陈广清想，条子已经开出去了，领不到粮，社员会有意见，但是支部书记这样说，他也不好怎样，只得同意，并且叫陈广西去关照仓库管理员烂菜花。陈广西就立刻去报告了陈景宜。

大队长陈广清跟何文进谈了一些情况就说：“老何，我陪你去看看景宜老阿叔吧，他是大队委员，又是族长，队里的情况一肚皮。”何文进听广清第一个就要他去看陈景宜，心里就不高兴，不过转念一想，老贼早晚要对面，就跟广清在田里转了一转，一起去看陈景宜了。

这里，陈景宜老早关照烂菜花提前行事，上街把小菜买了回来，烧好，弄好，床铺好。等何文进一到，老贼马上把何文进接了进来：“哎呀，太好了，我们小陈庄有何书记当家，准定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，不愁生产搞不好了。”“哪里，哪里，一只手臂撑不住天，还要靠大家的力量。”“呵……何书

記，抽烟。”“哦，謝謝，我吃慣旱烟的。”何文进連忙“嚙”地把旱烟杆拔出来装烟，“还是請你介紹介紹队里的情况吧。”“好，好。唉，說起我們小陈庄，条件实在差，也真亏广清当这个穷家。”于是老賊說說这个，提提那个，故意把話头拉得蛮长，編了一大套，到时候可以留何文进吃飯。何文进老早有点不耐煩，等到老賊关照烂菜花开飯，看见一只一只菜端了出来，有魚有肉，有鴨有鸡，还有炒猪肝、炒肚片，晓得老賊玩起糖衣炮弹来了，上口蛮甜，下肚却要做老賊的俘虏。这个时候，外面快下雨了，何文进赶紧立起来：“哦，要下雨了，我們以后再談吧。”老賊按住何文进說：“不要紧，何書記忙了一早晨，这里吃頓便飯吧。鸡鴨是家里养的，菜是地里长的。不成敬意，嘻嘻……”“不，用不着了。广清，麦田里已經积水，再下雨更不好，走，开缺口去！”何文进还是立起来，拉了陈广清就走。老賊恨啊，算盘打了半天，何文进却連一滴迷湯都灌不进，布被头也沒有能盖上去，不要說是大紅緞子的了。好，甜的不吃，反正还有辣的等着你姓何的。